

nankai ribenyanjiu congshu

R

NAN KAI

严修撰 ● 武安隆 刘玉敏 点注

严修东游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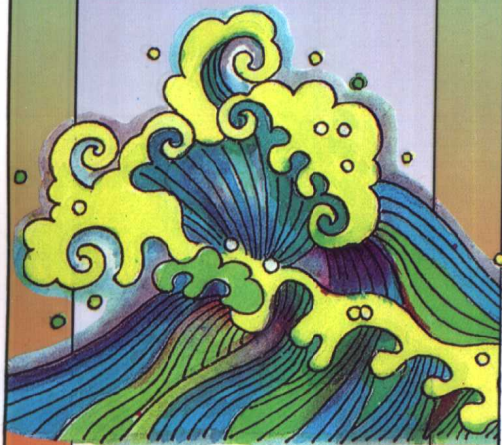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

●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NANKAI RIBEN YANJIU CONGSHU

责任编辑 / 李洁萍

装帧设计 / 刘主



天津人民出版社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

严修东游日记

- 壬寅东游日记
- 第二次东游日记

严 修 撰

武安隆 刘玉敏点注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严修东游日记

严修 撰
武安隆 刘玉敏 点注

*

天津市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29 号)

天津华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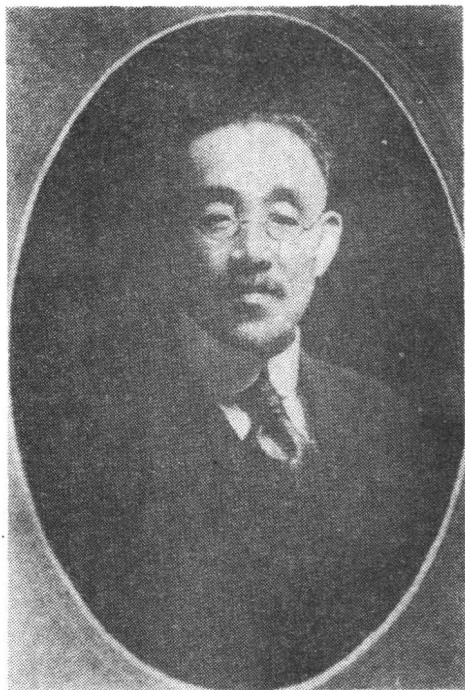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4 插页 181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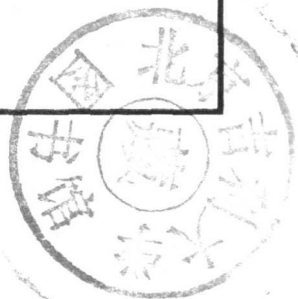
印数 1—2,000

ISBN7-201-02364-0/k · 306

定 价: 14.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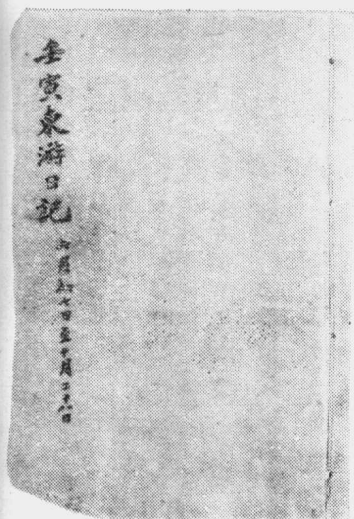


严范孙先生像
(1860—19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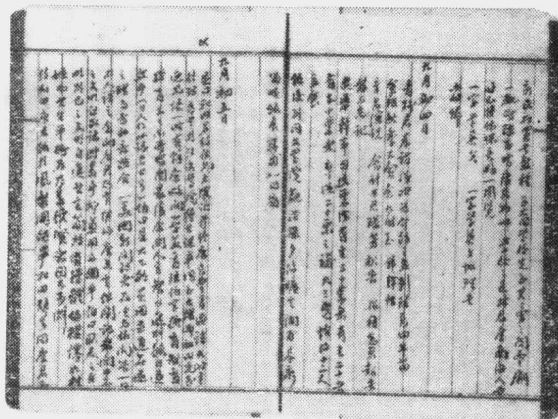


严范孙先生铜像(南开大学校园内)



《壬寅东游日记》九月初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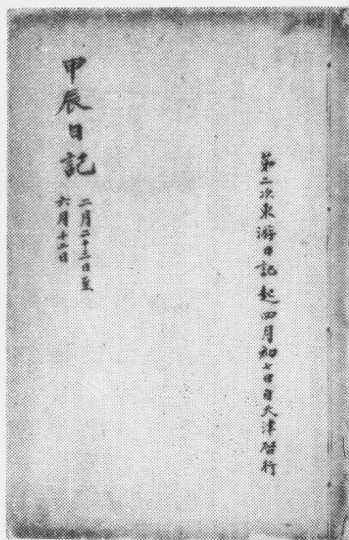
(手迹, 天津图书馆藏)



《壬寅东游日记》封面(手迹, 天津图书馆藏)

《甲辰日记》《第二次东游日记》封面

(手迹, 天津图书馆藏)



甲辰日记《第二次东游日记》五月十九日(手迹, 天津图书馆藏)

六十自述

歲逢己酉月逢春運密期中度五由德宮本移日即

將盼又經十年麻栗心遂作而朝人翻新疏化猶望

紀典盡無懷渾沌氏百感條生由自取不應享壽遇

吾親先逝享壽五十一
年亥則五十二矣

昔歎宵簪去渺然下五
英傑亡姪切今傷家督及黃泉

丁多難兄期功戚命短翻情子姪賢孝札何因輕去

閨卜尚有恨敢九天獨憐無父諸兒女未到加笄簪

冠年

心死明知事可哀聊憑天地寄形骸詩兼游記題隨

揮酒代醫方戒慣開履通促矜腰脚健鏡清未題簪

毛推不知留此殘年在更閑人閒幾切灰

此歲從人汗漫游客中閒度幾春秋十年中虎游

登魚山又出輪關至奉天去游日本客中遊歐抗蘇

明陵門晚宿無錫南通濟南再到西湖西出居角洲已

應富春為遊蘭亭四到西湖舟遊蘇州太湖丁湖桐

合名國及檀香山注無畔身家國富有河山亞美歐

與我相親仍為城數人最憶是杭州下五字用眼前

又數番風信準備西湖十日留

僑居生未定草

此书出版承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

主 编 武安隆

副主编 王健宜 谷 云

一位近代教育先驱者的日本考察实录

——《严修东游日记》序

武 安 隆

八、九年前,我以研究上的需要,开始系统地阅读清末中国人的访日游记,后来有幸读到珍藏于天津图书馆的严范孙先生所撰《壬寅东游日记》、《第二次东游日记》和《第三次东游日记》的稿本,并立即被作者笔底展开的历史世界所吸引。依我看,这些日记至少有如下特点:一、由往及返,一日未断,完整性强。二、记录系统翔实,内容十分丰富。三、最重要的一点,记人言事,至关重要,史料价值较高——前两种尤其如此。当我读到这些珍贵的稿本时,一种冲动和责任感油然而生,这就是希望着有朝一日能把它们整理出版,以飨未能一见的读者。现蒙天津图书馆惠允,将《壬寅东游日记》和《第二次东游日记》辑为一册,点注付梓,敬献于学术界,同时也了却自己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日记的主人和日记的背景也许是必要的。

严修(1860—1929),字范孙,天津人。光绪癸未(1883)进士(二十四岁),选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各直省乡试试卷磨勘官。1894年(光绪二十年),被任命为

贵州学政(三十五岁)。此年正值甲午战争爆发,在他走马上任的途中,战争失利的消息犹如鸦噪马头似地,一直跟随着他,而战争的严酷结局又不啻春日惊雷,震撼了包括他在内的一批头脑清晰的知识分子。在贵州学政任上,三十八岁的严修上书光绪皇帝,奏请开设“经济特科”。即凡于内政、外交、算学、译学、格致、测绘等方面学有专长者,经推荐保送,不问身份、资历,均可参加考试,择优录用,等同于“正途出身”。此奏虽经光绪皇帝批准实行,又有张之洞、李端棻等廷臣疆吏广荐人才的响应,但未及考试,就发生了戊戌政变。慈禧下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经济特科虽然失败了,但其历史意义有如梁启超所说,乃是戊戌维新“变化之原点”(《戊戌政变记》)。

严修的行动惹恼了不少顽固派人士,包括他的座师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不仅断绝了师生关系,还勾销了他的职务,只挂编修虚名。待到贵州学政任满回京时,他发现自己的翰林院已是无事可干了,遂请假回津。回津两年后,又经历八国联军攻陷京津之乱,严修所受刺激益深,认定非兴学不足以图存,遂坚定了走“教育救国”道路的决心。

为了借鉴日本发展教育的经验,遂于1902年率两子自费游日。此次游日历时两月余,以行草小字密密麻麻地写下了《壬寅东游日记》。

回国后的严修,联合同志,殚精竭虑,如救水火般地致力于改良旧式教育和创办新式学堂。在他的主导和积极推动下,至1904年3月,已在天津兴办学堂十余所。严修在天津兴办新式教育的成就,引起了直隶总督、参与政务大臣袁世凯的注意。应

当说,当时的袁世凯虽然名声欠佳,却还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官僚,他致力于西学的引进,使直隶省在兴办新式教育、科技、实业、军事诸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1904年5月,袁世凯任命严修为直隶学校司(后改学务处)督办,负责全省的教育改革事宜。

严修本意,先赴日考察而后就职,袁世凯则坚持先就职而后考察。于是,5月9日就职,5月21日便偕张伯苓等匆匆扬帆出海了。严修再一次地参观日本各级各类学校,尤其留意于研修教育行政。此次考察先后也历时两月余,又以行草小字密密麻麻地写下了《第二次东游日记》。

上述即为两种东游日记的背景。

此后,严修在直隶学务处任上不足两年,于1905年12月学部成立时,即被调任为学部右侍郎,翌年转任左侍郎。1910年(宣统二年),以不见容于摄政王载沣而奏请开缺,不复出,但矢志教育终其生不渝。严修一生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多所贡献;今日犹荣的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和第二南开中学(原南开女中),既是他和张伯苓心血浇灌的不败花朵,又是他们献身教育事业的永恒纪念碑。

《严修东游日记》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以日本史而言,它比较翔实地记录了明治三十年代日本教育的实况,包括学校的学制、定员、经费、课程设置、教学法、教学设备等各个方面情况。其中有关课堂教学的记述可能最有意义,因为,其他方面的资料在他所记述的各个学校的档案中有可能查知,但他对九十多年前的某些学校课堂教学的生动场面所作的摄像式描绘却未必能为今人所尽知。其次,严修在日本接触到

不少名人,如大隈重信、近卫笃磨、长冈护美、井上哲次郎、根津一、伊泽修二、高田早苗、镰田荣吉、鸟尾小弥太、千家尊福、内藤虎次郎、高木兼宽、手岛精一、正木直彦、狩野亨吉、冈本监辅、细川润次郎、下田歌子、嘉纳治五郎、成瀬仁藏、久保田让、松浦镇次郎、辻新次、户水宽人、梅谦次郎、穗积八束、田尻稻次郎、宫岛诚一郎、青柳笃恒、藤泽南岳、河村善益、阿部房次郎、春木义彰等等,并对其中的一些人记录了言行和印象,这些也都是有用的资料。

以中国史(尤其中国近代教育史)而言,其史料价值也较高,如我们在日记中可以看到,严修如何系统地观摩日本的教学,又如何系统地听讲教育行政,并如何考虑将这些加以引进的具体过程。不妨说,直隶省新式教育的不少制度和举措源自日本,当严修后来主持学部日常工作时,又使其大而广之,推向全国。

以中日文化交流而言,有两方面的资料值得注意,一是中国在日留学生的情况,一是聘请日本教习的情况。日记中涉及到的留学生,其后成为有名人物者不在少数,如范源濂、陈独秀、陈宝泉、陶孟和、章宗祥、曹汝霖、杨度、张孝移、何燠时、金邦平、钱稻孙、权量、邢赞廷、李士伟、张一鹏、江翊云、王桐龄、蒋伯器、陈哲甫、张良弼、高步瀛等等。书中有关留学生的学习、活动、言论、费用等方面均有所反映。关于聘请日本教习的资料更属不可多得,如严修与直隶省学校司顾问渡边龙圣数次研究教习人选、月薪、旅费以及推荐、应聘等情,都有着相当具体的记载。

再有,本书对日本和日本人发表了不少观感,所以也是研究清末中国人的日本观和日本人观的好资料。

最后,本书更是研究严范孙其人及其教育思想发展的珍贵史料。点注者在研读本书的过程中,看到他有时四点半起床,一天奔波数处参观、听讲,最后在日记上写着“余体不适”,“余疲惫不能支”时,每每潸然泪下。这位中国近代教育先驱者的筚路蓝缕之功,作为后人,我们应予发扬广大。

《严修日记》稿本(计八十四册,十三函)现珍藏于天津图书馆。收入本书的《壬寅东游日记》独立成册,而《第二次东游日记》则含于《甲辰日记》之中。天津图书馆副馆长孔方恩先生和历史文献部主任谢忠岳先生在本书的编注过程中,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天津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本书责任编辑李洁萍先生,以出版家眼光看待本书,并在版式设计和装帧方面精益求精。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天津文史馆馆员卞慧新先生多有赐教。东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山根幸夫先生,早稻田大学教授安在邦夫先生,池坊华道会评议员金子弘子先生亦多所鼓励和帮助。孙雪梅同学曾在各方面给以协助。最后,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支持。值此书付梓之际,谨向上述诸先生、同学和团体致以衷心的谢意。

严范孙先生文孙及孙女严仁清、严仁曾、严仁赓、严仁莉诸先生,均有论严先生文发表,然或以作古,或以年高,或以不知所居,终未能联系和请教,点注者深以为憾并致以歉意。

点注过程中,参考了不少中日有关近代人物的著述和辞书,兹不一一列举。

因水平所限,点注难免有不妥、错误与疏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凡 例

1. 本“东游日记”由《壬寅东游日记》和《第二次东游日记》构成,前者系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后者系 1904 年(光绪三十年)。

2. 日记所系月日统为阴历,而其后括号中的月日则为阳历;阳历月日系点注者补加。

3. 日记中标题系由点注者所拟,但《第二次东游日记》自四月二十四日起自有部分标题,点注时保持原貌不变,然仍另拟标题置于文首。

4. 日记所出重要人物均在第一次出现时作注,以后再现即不再注。重要人物作注的取舍标准是,太著者(如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陈独秀、明治帝、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隈重信等)不注。

5. 日记中人名用字比较随意,常取谐音,如“伯苓”亦作“柏龄”,“墨青”亦作“墨卿”,“陆宾”亦作“鹭宾”,“止欺”亦作“止歧”,“渔三”亦作“渔珊”等,注释时并未一一改正。

6. 日记中字体原有大小二种,大者为正文,小者为注释,现统为一体,而将原小体字以[]号括之。

7. 日记中的()号均系原有,今仍其旧。

8. 日记中字迹难辨之字均以□号表示其部位。

9. 日记中脱落文字或不增补不足以表达其意者以〈 〉号括之,补于适当部位。

目 录

凡例·····	(1)
壬寅东游日记·····	(1)
中日友人送行者众·····	(3)
过威海诗吊李文忠·····	(7)
与福士德太郎笔谈东西文化·····	(8)
青柳笃恒说教育·····	(9)
船中赋诗·····	(11)
濑户内海“直谓之湖可也”·····	(14)
竹中清来访·····	(17)
晤内藤虎次郎于朝日新闻社·····	(22)
山田隍子与淇澳小学·····	(24)
见日僧讽经而有所悟·····	(27)
晤阿部房次郎·····	(30)
天津戏法在大阪演出·····	(34)
与大阪清语学校师生合影·····	(37)
藤泽南岳赠书·····	(38)
大野铃子来访·····	(38)
与河村善益晤谈·····	(41)

在清语学校演说	(42)
求书者众	(46)
大野铃子同赴爱珠幼稚园	(47)
在清水谷女学校讲演	(48)
小村俊三郎迎于新桥车站	(49)
从吴汝纶参观麦酒会社	(49)
晤春木义彰并参观控诉院	(50)
初识岚谷孙藏及杉荣三郎	(53)
高木兼宽论日、中衣食短长	(54)
同文学院与清华学校	(56)
晤根津一	(57)
参观议院	(58)
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接见	(60)
初遇陈独秀	(60)
访东京府知事千家尊福	(61)
伊泽修二论教育	(62)
消防署与养育院	(64)
甲午战图触目伤心	(67)
伊泽修二来访	(68)
山崎彦八与富士见小学校	(69)
外务省正式接待	(72)
“神山毕竟地非凡”	(73)
高等师范学校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75)
关本幸太郎将赴保定任教习	(77)